

言季
藝
下

子江 虫血

下

蓝云舒 著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

子虫 (下)

蓝云舒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千盅江山:全 2 册/蓝云舒著.-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.2012.5

ISBN 978-7-5321-4318-4

I. ①千… II. ①蓝… III. ①言情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076317 号

责任编辑:毛静彦

千盅江山

全 2 册

蓝云舒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绍兴路 74 号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华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25.5 字数 644,000

2012 年 5 月第 1 版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4318-4/I·3336 定价:55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21-62431136

目 录

第五十三章	初试身手	/ 1
第五十四章	腹黑本色	/ 8
第五十五章	离间之计	/ 15
第五十六章	心伤难愈	/ 22
第五十七章	当年隐情	/ 30
第五十八章	天下之忧	/ 39
第五十九章	以报杀人	/ 45
第六十章	有问诛心	/ 53
第六十一章	来日方长	/ 63
第六十二章	天下之辩	/ 70
第六十三章	以力服人	/ 81
第六十四章	兴王归来	/ 94
第六十五章	盛世繁华	/ 103
第六十六章	太行围场	/ 115
第六十七章	京城巨变	/ 123
第六十八章	阴谋诡计	/ 130
第六十九章	唇枪舌剑	/ 137
第七十章	国仇家恨	/ 144
第七十一章	风云突变	/ 155
第七十二章	谁是诱饵	/ 164
第七十三章	营啸之夜	/ 174
第七十四章	精忠报国	/ 189
第七十五章	兵不血刃	/ 197



第七十六章	绝处逢生	/ 205
第七十七章	金銮梦醒	/ 212
第七十八章	人心大局	/ 219
第七十九章	新人如玉	/ 229
第八十章	恢恢天网	/ 239
第八十一章	大旱之秋	/ 254
第八十二章	心腹之患	/ 264
第八十三章	后宫变数	/ 273
第八十四章	家事难为	/ 283
第八十五章	医者之心	/ 292
第八十六章	梦幻泡影	/ 300
第八十七章	雪上加霜	/ 305
第八十八章	扑朔迷离	/ 314
第八十九章	杀人放火	/ 325
第九十章	破笼而出	/ 335
第九十一章	扭转乾坤	/ 345
第九十二章	心伤难愈	/ 353
第九十三章	华袍之虱	/ 361
第九十四章	龙椅之殇	/ 368
第九十五章	宿命之归	/ 379
第九十六章	生离死别	/ 386
第九十七章	天长地久	/ 394
番外一	只是当时已惘然	/ 404
番外二	大漠烽烟 天涯明月	/ 408

第五十三章 初试身手

重阳节,是大燕的重要节日,大家族要举办盛大的祭祖,文人要登高赋诗,普通人家也要戴茱萸、簪菊花,全家出外“踏秋”。对于大燕的商家,自然也是推销“重阳糕”“菊花酒”,乃至“踏秋服”的最好机会。

今年重阳节前两日,京城却出了稀罕事儿:一夜之间,所有飞字号店铺前突然多了一个叫做“报栏”的木牌,三尺高六尺宽,正反两面贴着字纸,仔细看去,右首起头是一张黄纸的封皮,印着两个红色大字“京报”。

因大燕重视启蒙教育,各县都有义学,就是贩夫走卒也多能识得几个大字,于是就有人凑上去看。

却见那贴在木牌上的“京报”总共有 16 页,头 4 页类似于官家的邸报,是摘录的谕旨、奏疏及官员任免消息。接下来 4 页却是写着“士林佳作集:人性善恶辩”,是若干篇辩论人性善恶的文章。

之后便是“大燕名将传”,前面登的是当代安王爷的生平事迹,活灵活现地记录了 20 年前安王的传奇战绩,还配了一副人物肖像和安王语录,这 4 页上下栏头却不是细线勾勒,是两行反复出现的花体字“精忠报国,效命吾皇”——正是燕军口号。

这些内容,一般人并不感兴趣。如今大家挤着看的,是最后 4 页。第一页是“洗冤录”,记载着大燕开国初年的一桩离奇案件;第二页是“新闻录”,却是京城及各地不久前发生的奇闻;第三页是“商情录”,记载着三天前全国几个大州的主要物价及商品短缺消息。

最后一页更是新奇,栏头是四个字“广而告之”,印着十几家大商铺的新品信息及“优惠券”——剪下来就可以八折九折的去换购文具、茶叶、衣服等等,不少正是应节的东西。

那木牌上正反面都写得清楚“店内出售《京报》,五文一份”。其时一



斗米约十文钱,五文自然不便宜,但若是需要买那些折价东西,算下来却绝不会亏。

有人便走进店里买了一份《京报》出来,却见是十六页装订成了薄薄的一册,黄色封皮,里面是普通纸张,看起来颇为齐整。有人不想买整份报纸,却看中了某张优惠券,便凑上去商量:我花一文钱,你把那张优惠券剪给我可好?顿时便有人发现了其中的“商机”。也有人只对那些奇闻轶事感兴趣,站在木牌前高声谈论,一时热闹非凡。

到了这日下午申末,消息便传回了公主府衙门:“试印的三千份京报全部卖光!”整个公主府顿时骚动起来,人人脸上带出喜色——近十日来,为了这份《京报》,大家真如公主所说,是夜以继日废寝忘食。不少人心里打鼓:会有人花半斗米的价钱去买这东西吗?现在却是卖得比预想得更快!

洛妍坐在桌后,脸上也露出了笑容:“吩咐下去,再加印两千份。”回头便让人采买丰厚的节礼犒赏官员。

这十日来,她才是压力最大的一个人,虽然她知道,自己只是把清代流行的《京报》提前了数百年,又加上了现代的广告销售手段。从理论上来说,清代那么粗糙的黄皮《京报》都能卖到上万份,她这么精心制作的《京报》,没道理会卖不出去。但当这样的结果传来,还是让她长出了一口气。

眼见已经到了下衙的时辰,除了负责印坊的官员还要加班,众人都笑着散了。洛妍也站起来往府内走——这是十日来,她第一次“按时下班”。只是最多也就是休息两日,下一期《京报》就又等着她忙了。这种感觉,让她突然觉得自己似乎又回到了现代,成为了那个在都市丛林里厮杀的小记者……

回到上房,洛妍只觉得依稀还能听到小云峰嬉笑的声音,怔了一怔才想起,几天前已经把这小家伙送到了安王别院。

小云峰的毒只用三五天就全部驱净了,文清远却说他体质差,每天精心配了药给他沐浴,又给他搭配了食补,半个多月下来,小云峰竟然胖了一



圈,脸色也红润多了。

文清远是那种天生散发着母性光辉的人,没几天,小云峰就跟她亲得不行。洛妍对云峰面上一直是淡淡的,她并不是不喜欢小孩,只是一想到这个孩子的将来,她的心里就有抑制不住的恐惧,他就像一个活生生的证据,预示着也许是不久之后的某一天,她生活中的某些东西,就将土崩瓦解。

这个月,她跟澹台扬飞基本就没有说上过几句话——除了值守的日子,他几乎长在了安王府,每天都是三更之后才回来的,早上一大早又会过去。李妈妈私下找人问了问安王府那边的人,才知道王妃如今越发脾气古怪了,除了澹台值守的日子,不见他就不吃饭不睡觉。洛妍不由摇头苦笑:她大概以为这样自己就会独守空房、痛苦难过,没想到纯粹是在折腾自己儿子!

只是当洛妍有一次跟澹台说:何必跑来跑去呢?不如就在安王府歇着,还能多休息一会儿。澹台的脸却在瞬间抹去了所有的表情,半天才道:“这是我的家。”

那一刻,他眼睛里的悲伤,让洛妍再也说不出话来。看着他一日日沉默消瘦下去,整个人渐渐散发出一种灰暗的气息,她只觉得无能为力。现在她明白他为什么会答应那个条件了:他大概根本没有能力拒绝母亲的请求和眼泪,无论她要的是什么。似乎有一道巨大的鸿沟,慢慢隔在了两个人的中间。洛妍无法前进,也无路可退,只能站在那孤岛般的此时此刻,不去想这些事情,而把精力疯狂地投入到她的报纸上……

忙碌中,九月转眼过去。这一日,洛妍刚刚到了前院,却遇见了很少主动露面的大管事贺兰源,手里还拿着一封请柬。洛妍拿在手里一翻,不由一惊:“太子妃下帖子请小天师过去讲法?”

贺兰源点了点头,“帖子已经交给小天师了,小天师说,多谢太子妃厚爱,但他近日都在闭关静修,只能等出关之后再说。”



洛妍不由摇头而笑：这个借口，还真是蛮勉强的。有他这样没事就到内院来溜达一圈的闭关法吗？

自打中秋之后，心远因说要给云峰看病，每日进来一回，和二门上的婆子早就熟了，如今公主府倒像他家后院，什么时候想进来都行，还经常四处晃悠，反正人人都把他当神仙，没人觉得神仙来散个步有啥不对，洛妍也碰见过他两回，每每说不了几句话就不得不落荒而逃，如今只能见他就绕道走……太子妃的邀请倒是提醒了她，她惹不起躲得起的这位妖孽，其实是好大一个香饽饽。

想起心远那副完美皮囊下的“真性情”，洛妍忍不住又摇了摇头，随即拿起了手边新一期的《京报》。

《京报》如今已经出到了第五期，前四期一期比一期卖得好，第四期出到了一万份。“广而告之”的作用更是在商家中间得到了体现，现在主动上门要求登广告的商家早已不止一家！

洛妍数了一数，已经有二十个广告。这年头大家的广告词还算朴实，多数只是直说百年老店、几折售卖，也有写个顺口溜的，比如这家卖花木的，画的花木倒是精致，下角配着字迹细小的一首诗：“大通湖畔菊花香，燕来鸿往蜂蝶忙，必有错失重阳客，亡羊补牢赏秋光”。

洛妍读了一遍，忍不住叹气，不会写诗我又不会罚款，好好的广告加这么个玩意儿算什么？平仄完全不对也就算了，居然还有错别字，明明是“雁来鸿往”嘛！职业病发作，提笔就改了，再读一遍，突然寒毛倒立，抬头沉声道：“叫姚府丞立刻过来！”

不一时姚初凡疾步走了进来。洛妍把这份《京报》往他面前一扔，指着圈出的诗道：“读一遍！”

姚初凡读到最后一句的时候，脸色已经大变，立刻道：“我马上去查！”洛妍摇头道：“立刻通知邳王殿下，这件事情，让情报局接手。”姚初凡应了一声，飞奔着就出去了。



洛妍坐在那里出神：有没有搞错？原来当年害得某报社差点关门的阴谋，不过是古人玩剩下的！想她的《京报》，从问世到现在还没满月呢，居然就有人设下这种套准备勒死这新生事物了——藏头反诗！这若是登了出去，她大概还不至于被定为反贼，但《京报》一定立刻完蛋！

看来她还是真是大意了，以宇文兰珠的心机手段，怎么可能只把眼睛盯在后宅那么点大的地方？自然是明枪暗箭，无所不用……想了一遍，抬头道：“请晏府令过来议事。”

“我需要看看近期御史的所有奏章，想来新闻司那边都有底档，请您派十个文吏过去，把十天来所有奏章的主题和摘要都抄一份给我，越快越好。以后每天的奏章都要抄提要，我每天都要看。”

听到洛妍的吩咐，晏柏雄疑惑地皱了皱眉，却只点头道：“遵命。”

次日，晏柏雄便双眼通红地捧来一叠奏章提要，洛妍集中精神一页一页翻看，不多久就找到了她要找的东西：是五天前一个监察御史递的折子，谏皇家不得与民争利。往下再看了几页，又看到了两天前一位殿中侍御史递的折子，谏朝廷事务不能以利坏名。洛妍冷笑起来：果然如此！

思量了片刻，洛妍便把晏柏雄又请了进来，含笑道：“这奏章提要竟真是帮了我的大忙。下一期的辩论题目我想好了，就叫‘君子与利’，辩论君子究竟是不应言利、以保持高风亮节，还是君子不耻言利、唯需取用有道。请晏府令马上着人将这题目通知太学及各学院。”

“此外，我想招三十个京报报童，要招年纪十到十四岁的伶俐男童，每日上午送报，下午则是免费教授文字算术，包三餐与四季衣裳，月钱三百。”

晏柏雄微一沉吟，忍不住还是问道：“报童只半天送报，如今一个月又只有五六期，月钱已是很高了，又是义学，又是饮食衣裳，只怕花销不小。”

洛妍笑道：“正是要花钱出去！不然这京报的盈余，难道还能我们几个分了不成？三十个是因为目前要不了这么多人送报，你选教馆的时候要选大些，最好能容下百余人才好。”



晏柏雄一怔,不由失笑,刚欲转身下去,想了想又道:“前几期的辩论,人性善恶,行知孰先,都是持平而论,这次的题目似乎却有些偏了。”——大燕与前代最大的不同,就是鼓励发明,提倡行商,对工匠商户均无歧视。这题目一放出去,自然倾向于后者的居多。

洛妍笑着点头:“我自有主意。”不就是玩舆论战嘛,先是小人物上奏章,渐渐形成声势,最后成为狂澜,可惜,如今她已经办出了这份报纸,想靠奏章和报纸打舆论战?她会让宇文兰珠同学知道,什么叫拿大刀砍坦克!

晏柏雄刚刚走了出去,姚初凡便进了门,低声道:“昨天的事情,邲王已经布置好了,如今这则诗,登,当然是登不得的,若是不登,那边立刻就会警醒,公主您看?”

洛妍想了想,笑道:“照登,只是第二句改成‘鸿来雁往’,看他们见了报纸后的情形,正好分辨那商家和手下的人,谁是死士谁是冤大头。”——这诗只要一出来,商家是绝对活不了的。洛妍本来并不认为能从这样的弃子身上查到什么,只是如果弃子突然活了,说不定就有点戏可以看了。

姚初凡想了想,笑着点点头,快步走了出去。

洛妍刚刚歇了口气,突然有侍卫飞奔着进来大声道:“太子妃到府门口了。”

洛妍不由吃了一惊:她怎么来了?也不及多想,略整了整衣襟,带着青青几个便迎了出去。只见公主府门口赫然停着一辆翟舆,见洛妍出来,舆帘打起,宇文兰珠缓缓走了出来,身上竟然是一套颇为庄重的青色展衣。

洛妍不由就是一愣:“恭迎太子妃光临,平安不胜荣幸。”心思转动,隐隐已经明白她所为何来。暗道一句:这才叫效率,昨儿送帖子,今天就来拿人了!

宇文兰珠淡淡道:“平安客气了。”洛妍引着她到正堂坐下,又让上茶,见她不着急开口,也就随口说些闲话,念头急转,思量着如何才能帮心远挡了驾。



过了片刻,宇文兰珠放下茶盏,缓缓开口:“我今日来此也不为别事,只是久闻小天师大名,敬仰之极。昨日请他过府讲法,小天师却推辞了,因此今日特意上门拜见这位小天师,还请公主行个方便。”

洛妍忙微道:“小天师眼下的确在公主府外院静修,其饮食起居均由驸马安排,但来往事宜我们却是不敢过问的。小天师刚来之际,府外的确日日有客,我们刚开始也帮着递帖子说好话,只是小天师却一律不见,碰壁多了,如今我们实在也……”说着便苦笑着摇了摇头。停了半刻才道:“我再帮您问一问?”

宇文兰珠微笑道:“这些我也有所耳闻,只是听说小天师两天前曾经出府去了嘉福寺,更听说中秋时他还骑马沿街狂奔到安王府,既然可以出门,自然不再闭关了。这才递了帖子,小天师却云依旧闭关,此事我百思不得其解,或许小天师是觉得我乃凡夫俗子,不及公主福泽深厚?若是如此,那就真是冒昧了。”

洛妍心中微凛:心远去嘉福寺的事情我都不知道,她怎么知道?她是什么时候开始盯上心远的?看这架势,今天只怕不见是不成了。只能微笑着道:“太子妃对小天师的行程倒比平安清楚。”不待她答,招手叫来黛兰:“你去小天师的院外禀告一声,将太子妃的来意转致小天师知晓,看他有何安排。”

黛兰点头而去,不多时便回转禀报:“小天师请太子妃与公主去他的小院一叙。”——居然让太子妃去见他?洛妍心里惊叹,见宇文兰珠脸色有点发沉,站起来笑道:“太子妃果然面子大,这还是小天师第一次请人去他的院子里,我也沾光了。太子妃请。”



第五十四章 腹黑本色

院门已经打开,心远一身白袍,静静地站在门口,秋风吹过衣角,直如随时能凌风而去一般。洛妍纵然已经见惯了他的美色,猛不丁一看,仍然觉得有些晃眼,便感觉太子妃的脚步也是顿了一顿才继续向前走,心远待她们走近,才微一欠身。

太子妃微笑道:“小天师好。”心远目光从她身上淡淡扫过:“心远见过太子妃。”又道:“公主好。”

他的目光落在洛妍身上,洛妍就有种说不出的不自在,只能干笑着点点头,跟在宇文兰珠身后进了院子,又在石桌边坐下。

心远这里本无茶水,心远也只是往对面一坐,便安静得一言不发,宇文兰珠回头看了身边带来的女官一眼。那女官便笑着开口道:“小天师,我家太子与太子妃都笃信天师,听闻小天师在寺院讲法甚妙,却无缘听闻,甚是遗憾。原听说您是闭关静修,可前日又闻您去了嘉福寺,这才冒昧请您过府讲法,如今小天师既然可以见客,是否可以移驾去东宫讲一次法,也好让太子有缘聆听纶音?”

心远抬起头来,微笑道:“太子有请,不胜荣幸,只是本人只在寺院讲法,东宫里可有寺院?”

女官顿时便噎住了,想了想才道:“东宫虽无寺院,佛堂却是甚是精严。”

心远淡淡地看了她一眼,一语不发。那女官虽然千伶百俐,被他这飘然的目光一扫,却也讷讷地说不出话来。

宇文兰珠微笑着开口道:“如此,却是我们冒昧了。只是太子敬仰小天师的修为,不知可否请小天师移驾去东宫一晤,也让太子能稍表诚心?”

心远垂目道:“家师有训,宴请会晤,迎来送往,非修徒所为。吾虽愚

钝,不敢不从。”

宇文兰珠脸色微沉,她身边那女官已开口道:“小天师此言差矣,散布纶音,切磋义理,岂是迎来送往?”

心远立时仰起头来,展颜笑道:“如此说来,太子是真心敬崇神佛?欲讨论义理?”

那女官忙道:“那是自然。”

心远叹道:“那我就放心了。”宇文兰珠眉梢微舒,心远已向她道:“既然太子之心如此诚挚,必不嫌此处简陋,请转告太子,他若欲讨论义理,心远虽然不便出门,但随时在此恭候。”

宇文兰珠的脸顿时有些发僵,微微吸了口气才笑道:“小天师说笑了,太子日理万机,却是不方便到此处来的。小天师不肯过去,可是有所顾忌?”说完便看了洛妍一眼。

心远郑重地点了点头:“不敢欺瞒太子妃,来公主府之前,家师便有言,无性命之事不可离开公主府。前日在嘉福寺,又接到了家师的警告,若离此处必有灾祸,家师从无妄言,心远不敢违背。”

洛妍默默低下了头,心道:算你靠山大!知道自己去东宫是肉包子打狗,索性就借着这大靠山的嘴说破,看人家怎么好意思往下说。

宇文兰珠点头笑道:“原来只有公主才能保小天师免去灾祸,小天师对公主还真是另眼相看!”

心远悠然道:“公主乃世上与重阳宫缘分最深之人,家师既然有此吩咐,我也不得不从。”

那个女官眼珠一转,笑道:“如此说来,我却有事不明,小天师既然不能出门,为何听说去过安王府?”

心远淡淡道:“多谢关怀,只是……东宫莫非也有安王府那般的祸事之忧?”

呃,这话等于是在问宇文兰珠:难道你们家孩子也会一不小心吃下点



砒霜？只见宇文兰珠微笑着的脸色终于掉了下来，看心远的眼神也变得有些阴沉。

洛妍刚微觉担忧，却见心远已小心翼翼、郑重其事地从袖子里拿出一个小小的瓶子，一脸诚意道：“心远因家师之命，不得不辜负太子好意，抱歉之至。这小瓶里便是我去安王府那日所用之药，太子妃若不嫌弃，权当我今日的赔罪。”

洛妍微微一怔，宇文兰珠也怔怔地看着那个散发着莹莹光泽的玉瓶，想起了那神奇的仙药传说，无论如何也无法拒绝这种诱惑，不由自主便点了点头：“小天师太客气了。”

那位女官本来脸色苍白，见宇文兰珠开了口，忙小心地将那小玉瓶接过，又捧在手中。

心远脸上露出最诚恳的微笑：“此药别无他用，唯解砒霜及水银之毒有奇效，世上只此一瓶，请太子妃妥善用之。太子他日若有暇讨论佛理，心远愿随时在此恭候太子大驾。”

宇文兰珠眼中闪过一丝失望，但此时也不能再说什么，只能站起来道：“多谢小天师赐药，日后若有机缘，还请小天师去东宫做客。”

心远真挚地点头：“一定。”

待把宇文兰珠送上翟舆，洛妍这才松了口气，想起心远送的那瓶显然是未来科技结晶的药，微觉可惜，刚回到堂上，黛兰便悄悄道：“小天师让您赶紧去一趟。”

洛妍忙快步走回心远的院子，却见心远正悠闲地负手看天，见她进来，便淡淡道：“今天你也看见了，我已把手里唯一的‘仙药’全部给了太子妃，这件事，总要让大家都知道的好。”

洛妍一愣，突然恍然大悟，不由笑出声来：心远的药虽然神奇，但他既然在安王府用过一次，这“仙药”就是一个祸害，如今这祸害痛痛快快地漂漂亮亮地转了手，得到的人还以为占了便宜……想想宇文兰珠那整日间母仪

天下的风姿仪态,对上眼前心远永远清澈无尘的仙风道骨,原来腹黑这种生物,也是强中自有强中手!

心远奇怪地看着她,叹息道:“才想到?”忧伤地摇了摇头。

洛妍欢乐的心情顿时一扫而空。

看着在秋日阳光下那个分外优美飘逸的身影,那双清澈悲悯的眼睛,她只觉得一口气憋在胸口,上不去下不来的,刚想转身就走,心远又长叹了一口气,认真地问:“女人,是不是都爱听假话?”

洛妍瞪了他一眼:“只要不是受虐狂,总喜欢听些顺耳的话,心远小天师智慧过人,难道连这种常识都不知?”

心远困惑地看着她,终于诚恳道:“我的确不知。那我以后,是不是要说些顺耳的话才好,比如说,你真美,真聪明,真大方……”

洛妍觉得两辈子加起来也没有此刻抓狂过,深深吸了一口气,她才抬起头来道:“多谢您的实话,我很感动……”她感动得想哭。

心远优雅地点了点头:“不用客气。”

不能跟他生气,否则一定会被他气死。洛妍垂下眼帘,努力用最平静的声音道:“没什么事情的话,我先走了。”

心远淡淡道:“抱歉,我还真有一事请教。请问,你原来叫什么名字。”

“你在那个时空叫什么名字?”

洛妍不由一阵恍然,其实也不过一年多,那个跟了自己二十多年的名字好像已经彻底消失在生命里:“骆晓飞。骆驼的骆,拂晓的晓,飞扬的飞。”

“骆晓飞?”心远念了一遍,走上前一步,伸出了一只手,“你好,骆晓飞。我姓韩,韩心远。”

洛妍下意识地伸手与他握了一下,那只手微微有点凉,但稳定而有力……随即她才意识到这一幕有多荒谬,甩开手便后退了一步。

心远看着她微笑:“你心虚什么?在骨子里面,你和我一样,永远不会



是这个时代的人。难道你还要继续骗自己?”

洛妍立刻摇头:“我和你不一样。”——大哥你是未来派,我可是土著!不过是多了段千年后的记忆而已。

心远笃定地看着她:“那你告诉我,你在矛盾什么,你在逃避什么?”

“我没有!”尖锐的声音出口,她才蓦然意识到自己的确在心虚。也许她的确在逃避:在公事上,她明明知道有些事情原本就该不择手段,以她身后的靠山,手里的资源,要敲碎那个人的终极梦想,大概并非不可能,她却始终不能出手。

在家里,她更是完全不知道该何去何从,她没有勇气像这个时代的女子那样以婚姻为重往前一步,也没有胆量像现代女人那样抛开一切退后一步,所以只能逃避,假装这样就很好,假装那些横亘在两人中间的东西,只是他的问题,却又不可避免地忧心如焚。

“你最大的痛苦,就在你矛盾的价值观。两种之间,你终究只能选择一样。”

洛妍怔怔地看着心远,第一次觉得,眼前这个人,也许真的比自己更了解自己。

“人生在世,总有取舍,逃避是没有用的。所以请你记住,我一直会在这里等你,也许你不需要,也许你不稀罕,但我会等下去,因为我想让你知道,无论什么时候,你都还有另外一个选择。”

受惯了心远的打击,他的这句话让洛妍顿时有点承受不住,不由自主避开了他的眼睛:“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,心远,你也说过,我不好看,不聪明,没胆量,以后运气估计还很糟,我不知道我有哪点好,我只能把你当成普通朋友,你也把我当普通朋友好不好?”——哪怕是个损友我也认了!不然像现在这样一时火焰一时冰刀的,你神经强韧不怕分裂,我怕行不行?

心远轻声笑了起来:“你以为喜欢一个人是什么?是因为她完美无瑕,是因为能得到相应的回报?还是因为有把握和她可以白头偕老?如果喜

